

主 编 褚钰泉 一 本 关 于 书 的 书 阅 读 趣 味 尽 在 其 中

被黜的青年

记忆是无法铲除的

冯雪峰在一九五七年

盘点

『收租院』的前世今生

现代风险带来的思考

近期历史类书籍回顾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怎样建国的

为陈良宇辩护的人

『皇姑屯事件』真相

M 悦 读 K

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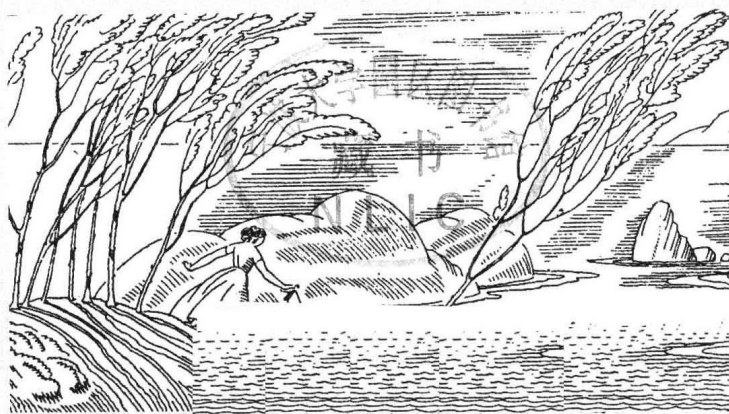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2

M 悦 读 K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22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 第二十二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91-6538-7

I. ①悦… II. ①褚…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5406号

悦 读 (第二十二卷)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6538-7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卷首语



几年前,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对时尚特有兴趣者,摆弄着手中一部上市不久的电子书,兴奋地说:电子媒体真了不起,再过三年,纸质媒体——书籍和报刊都会消亡。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一阵激辩。三年过去了,纸质媒体并没有消亡!其实,再过三年、三十年,甚至三百年,纸质的书本依然会存在。这是因为书本有其特殊的魅力,它的装帧设计,它被人捧在手中时特有的感受,是其他媒体所无法取代的。

然而,纸质媒体确实也在走下坡路。尽管出版的数量反增不减,我国一年就有二三十万种新书问世,但许多出版单位步履蹒跚,阅读者愈来愈少。这是电子媒体的冲击造成的吗?并不全然!纸质媒体自身质量的滑坡,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粗制滥造的书籍比比皆是,套话空话连篇的报刊举目可见。读者不喜欢读,怎么能让纸质媒体繁荣起来呢?!

搞笑的是,不时见一些媒体发布“民调”说,我国全民的阅读率在逐年上升,图书销售网点在不断增加……可是环顾左右,谁都会觉察到读书的氛围在日渐淡漠。金钱的诱惑,充斥于屏幕和舞台的一些庸俗节目,改变着许许多多人的阅读的兴趣。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在这个世界上,任凭 GDP 有多高,不爱读书的民族,是不会有其地位的。

在编辑这一卷时,不由想到书评,书评是提高阅读兴趣的重要推手。我们反对刊登“广告式”的书评——这是近几十年来一种流行的文体,或是受人所托,或是拿了别人的红包,文章中堆砌着种种溢美之词。这样的书评倒尽了读者的胃口。我们期望能发表一些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书评,通过独具慧眼的作者从书籍中给我们传递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和信息。这样或许能激起读者更多的阅读欲望。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让我们努力吧!

目 录 Contents

特 稿	被黜的青年 ——从一九四九年到世纪末的中国相声	云也退 / 005
	记忆是无法铲除的	蓝英年 / 020
	三十四封书信背后的故事	陈 虹 / 037
人 物	冯雪峰在一九五七年	吴中杰 / 050
	“世上方知有健儿”——记刘大杰	陈正茂 / 061
忽然想到	盘 点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图 / 069
议论纷纷	“收租院”的前世今生	述 骏 / 073
	戏曲之家族禁忌	郭启宏 / 076
	流氓为什么流亡	刘春水 / 080
往 事	鸿爪掠影(三)(之二)	王学泰 / 082
书友圆桌	现代风险带来的思考	
	救灾政治学	维 舟 / 092
	公民如何应对风险	贾 敏 / 094
	比邻若天涯	鸣 之 / 095

悦读一得

- 历史并非往事——近期历史类书籍回顾 王晓渔 / 097
- 以法律确定国家与个人权界——保路运动百年回首
坚 白 / 102
- 联盟为什么脆弱 陈 骏 / 106

书与插图

- 欲情漫漫思无邪 汪家明 / 109

域外风

-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怎样建国的？ 萧文泉 / 116

“老照片”札记

- 老照片里的民国日常生活 冯克力 / 121

海外书情

- 读书人梦露——我们还能吃到海鱼吗？
——可怕的成功——我们少了一颗行星——世纪的回顾——杰奎琳编辑——香水传奇——媒体时代的先知 / 127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 中国艺术品市场“超英赶美”——文化事业
费成就了面子工程——二十年来我国人均
购书量几乎没增长——富可敌国的中国省
份——农民工人数已达二亿三千万 / 135

► 人物志 ◀

- 为陈良宇辩护的人 高子程 / 137
- 赵丹的磨难 赵 青 / 142
- 林彪重上井冈山 吕学文 / 152
- 末代皇帝和外国老师 王 恺 / 156
- 被遗忘的武训 艾绍强 / 159

► 历史往事 ◀

-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 托 托 / 163
- 美国计划袭击中国核基地始末 孙力舟 / 169

► 读者点题 ◀

- 花丛小语 黄万里 / 172

► 文物与考古 ◀

- 洛阳盗墓魅影 上官敦铭 / 176
- 文物属于谁 关 山 / 182

► 国情点滴 ◀

- 我们究竟交了多少税 张襦心 / 185
- 收入到底涨没涨 勾红洋 / 190

► 四面八方 ◀

- 瑞士银行有多少秘密 林 恩 等 / 193
- 相关链接 / 这些贪官、独裁者在瑞士银行存了多少钱
- 戈尔巴乔夫是如何养活自己的 苏 方 / 198
-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赵无眠 / 202
- 可口可乐配方绝密档案 路 比 / 204

被黜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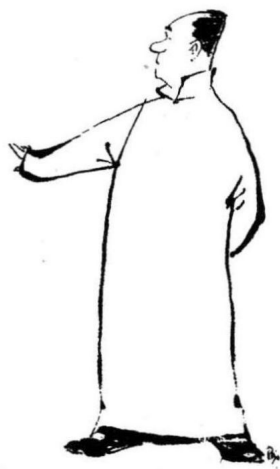
——从一九四九年到世纪末的中国相声

◎ 云也退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人,大多不容易适应中国民间剧场和茶馆里相声表演的环境:凌乱不堪的场地,歪斜摆放的椅子,楼上楼下吃小食的,闲聊的,情不自禁跟着台上的演员“刨活儿”的,起哄架秧子的,应有尽有。在英语中,“crosstalk”常被拿来与美式二人脱口秀相比:两个人在台上来言去语,逗人发笑。然而实情是,脱口秀台上热闹,台下人多半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而相声,不管演出效果是火还是温的,空气中总有那么一股散不掉的葵花籽味。

中国相声从乍现江湖起就是根正苗红的草根玩意。每一份溯源相声史的资料都会告诉读者,这种曲艺形式起源于清末民间,祖师爷一般被认为是朱绍文(“穷不怕”),后来焦德海、李德钤(“万人迷”)、周德山(“周蛤蟆”)等“八德”之类的人物,各带着非常之草莽的艺名将其影响在京津地区扩张开去。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相声的第一个繁荣期里产生了那些日

后我们熟悉的人物:经过在鼓楼前和天桥演出的历练,侯宝林先生的声音已通过天津电台传到了百姓之中;马三立先生从天津汇文中学毕业,在父兄的带领下在天津渐成气候;



侯宝林 方成画

常连安先生开办启明茶社,一门老少以相声为业,使常派迅速壮大。相声在那时有了一批固定观众,但也一如侯宝林相声里所夸张地提到过的“戏园子”那样,这种表演以无秩序为秩序,直至今日。

相声生而为逗人一乐,它以此在兵连祸结的年月里博得平民百姓之心。不管摆摊撂地,还是去富家演堂会,演员登场后相互抓哏,密集地“抖包袱”(即制造笑

料),根据现场情形使个“现挂”,有时候跟观众来个互动,都是表演的常规。这样的相声受限于演员的文化修养,格调参差,有时俗不可耐;不过,早期相声同样积累起一种高扬社会责任感的传统,艺人出身于芸芸民众,能使用民众自己的语言去嘲弄颠倒的当权者,声讨奸商和歹人,调侃自己生息的市井里形形色色的猥琐粗俗。他们留下的资源,后来被汇编成数百件传统相声文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秩序瓦解、道德失范的时代,相声艺人对于伦理重建的深沉关切。

李德钊的弟子张寿臣先生一直活到一九七〇年,作为马三立的同辈、侯宝林的前辈,他说过的许多相声都试图确立是非、匡正人心:

甲 对。所以说您也别小看张寿臣,给个县长都不换!

乙 是你不换还是人家不换哪?人家放着县长不当换你干吗?

甲 唉!咱不当县长,可是县长也说了咱这相声。

乙 这话倒对。

甲 还别不告诉您,张寿臣看得起做艺这个行道。说相声怎么啦?开通民智,又是民众之喉舌,我压根儿就没想当官儿,前些年就有朋友劝我“弃艺从仕”,可我谢绝了这份好意。

乙 看,要不我怎么说您这骨骼必主大富大贵呢!等着吧,您还有做官的机会。

甲 您放心,我要真做了官也是两袖清风,执法护众,绝不能伤天害理,祸国殃民。

乙 那我真盼着您弃艺从仕。

……

甲 (说完了好人的“骨相”,转而说坏人的“骨相”)您常听说“瞧你这块骨头”!

乙 别往这儿指。您说说都有什么骨头?

甲 那可多啦!有:狠骨头、乏骨头、贪骨头、阴骨头、坏骨头、懒骨头、馋骨头、脏骨头、软骨头、滑骨头、耍骨头、臭骨头、贱骨头、犬骨头、没骨头、大小的横骨头、贼骨头。

乙 噢,这么多哪!也是四字断语,六字评语吗?

甲 对!我说几块骨头您听听:

狠骨头,残害同胞,吸尽民脂民膏。

乏骨头,鸣枪放炮,吓得连哭带叫。

贪骨头,便宜没够,耻于脸皮太厚。

阴骨头,口蜜腹剑,专会脚底下绊。

乙 哼!还真有这种骨头。

甲 坏骨头,表面假笑,暗中放点毒药。

乙 这个更缺德。

甲 往下还有哪!

乙 还是坏骨头?

甲 小坏骨头,信口开河,说话嘴不留德。

乙 嘿!接着说。

甲 懒骨头,空负少年,终日游手好闲。

饕骨头,鸡鸭鱼肉,贪多吃上没够。

脏骨头,有碍卫生,浑身又臭又腥。

乙 吐了!

如《揣骨相》、《洋药方》之类作品,直白、快意地宣泄着传统艺人在语言和思想教化方面的多样追求:县长省长之类在朝之官皆被暗斥为“祸国殃民”之辈;社会上的好骨头和坏骨头,应该弘扬什么,鞭笞什么,演员论起这些坦然无拘,正气凛然。晚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能在王鸣录先生创作,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道德法庭》里听到这类对白:“有的人嘴上没德,专门煽风捣乱串闲话,造谣生事说瞎话,溜须拍马说假话,骂骂咧咧说脏话”,字字针对一个人心堪忧的社会环境。

中国相声的命运在一九四九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普天之下一切幽默的两大永恒题材——性与政治——被全面革出相声题材,而且,相声历来所观照的对象——社会现实——也成了不可任意批评的,人群分为敌友两方,是敌皆恶,是友皆善,再不可泛泛而论“坏骨头”了。作为精神污物,浓缩了整本《笑林广记》精华的性幽默不可能存在于稍稍正式一些的公共场合;政治等同于“政治正确”,休说不能碰领导人的话题,老演员们对自己所属的农民阶级也失去了嘲讽的权利,只皆因农民是革命成功的有功之臣,他们身上粗鄙俚俗的地方被禁止列为讥笑的对象。一场对美好新社会的集体梦想,拖着浑身的禁令,丁零当啷

地在掌声和鲜花中登场了。

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等老先生领导了那个按照中国式成立“专案组”习惯组建起来的“相声改革委员会”。侯先生是真诚地希望相声能走一条高雅的路线,被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高校人士所接受,所以,他把《婚姻与迷信》《改行》《三棒鼓》《阴阳五行》等锤炼成无可逾越的经典,他上演郭荣起先生原创的《夜行记》,与孙玉奎、高方正等人合作的《全家福》《一贯道》《离婚前奏曲》展示其戏路之宽,更不用说《醉酒》这种对国外幽默潇洒自如的改编再现。侯先生基本不需要为禁区犯愁,对这样一位自学成才、聪明惊人的表演者来说,相声是一门凭精湛的剧本和纯熟的技艺为听众带去纯粹的美学愉悦的艺术,就像福楼拜和龚古尔兄弟在法国大崩溃的时候闭门写小说一样,在侯宝林这里,艺术是第一位的;把各地方言研究透彻,把戏曲各流派学得可以乱真,给舞台多留下几段关于历史人物、传说和社会风俗的妙论——侯宝林一心奠定相声美学,他也就做到了,“教育意义”、政治导向之类,即便不是无足轻重,也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但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侯宝林的。这场语言净化行动至今引人争议,因为它充当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路线的一部分,多少扼住了相声的咽喉,改变了它天然的发展方向。当然,在那个覆巢之下,出身高贵的文学界、学术界都被剥夺了独立性,转而为工农兵服务,备受尊敬的时政

漫画家丰子恺、华君武都撤去了时政讽刺的锋芒，转去描绘夕阳村落里的欢乐场景，从底层起步的曲艺界，又焉能留下个把完卵。“改革”革除了相声从娘胎带出来的资产阶级、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去掉了广大劳动人民“不利”的言论，也废尽了批判统治者的武功。

有性暗示的段子尤其不能演，那东西是资本家的盘中餐，工农兵的腐蚀剂。我们现在还能听到马三立老先生的单口《吃奶》的录音，故事说的是一位公公染上沉疴，老实忠厚的儿媳妇正在哺乳，就让老头吃两口，然后好服药。儿媳妇刚撩开衣服，不料丈夫刚好下班回家：

“嗨！干吗哪？怎么回事？”

“爷爷不能空肚子吃药……”

“像话吗？像话吗？走走走走！看孩子去！哪儿的事儿你这是……”

儿子往床前一站：“您饿，您让她给您



马三立 方成画

热点粥喝啊，您怎么吃她咂咂儿，这个，真是……”

老头说：“怎么了？怎么着？我吃你媳妇几口奶你有意见？你吃我媳妇好几年奶我说什么了？”

我们热爱马三立、马志明父子、李伯祥、田立禾这些天津相声名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声里草根的芳香：坐在座位凌乱的剧院里，和同掏三块五块钱买票入场的人一起，听听男女那些事再正常不过了。马三立学的那几句喝斥都是大白话，无“美”可言，台下人咂摸“儿子”且羞且怒的尴尬，想想自己身边粗鲁易怒的街坊四邻，不等包袱解开就咧嘴而笑。是的，升斗小民，有几个能在饭桌凑搭床第的日子里措辞斟酌，举止高雅？

此诚所谓“荤口”的生命力所在。但无论何事，把握尺度向来是最难的。大量与《吃奶》同样级别或更荤的段子，为了锻造新人的需要，在整整三十年间从公共空间消失。许多老段子经过漂白的工序后送入人民的精神生活，另有相当一部分则被彻底打入另册，丧失了继续生存的理由。更可叹息的是，传统相声里与“伦理哏”、“政治哏”并存的黑色幽默也消失了，那本是老艺人们抨击社会不公的利器，譬若棺材，就经常被借用来自嘲互嘲：棺材铺掌柜向顾客推销棺材，暗含着对为富不仁者的戏谑，对人命不值钱的世道的讽刺。但在净化后的相声里，棺材铺的情节只被用于“规矩套子”一类题材来制造包袱。有时

候,例如在常贵田、常宝华的《买鞋》里,棺材铺的出现甚至还借着批评“旧社会”做买卖夸大其词、虚假宣传的名义:

乙 (做买卖)都这么和气。

甲 唯独有一种买卖,不能这样

乙 什么呢?

甲 棺材铺。你爱买不买。

乙 你不是说,做买卖都得和气吗?

甲 棺材铺,要像买百货那么和气,非打起来不可。

乙 那可不一定。

甲 (表演卖主)哎哟,您可老没来了,您是我们这儿的老顾主了,来来请进请进。

乙 您这是什么买卖呀?

甲 棺材铺!

乙 不进去!

甲 买不买您坐坐……

乙 我抽你啊!

甲 您看,您身体最近?

乙 很好啊!

甲 唉,我看您脸上倒是胖了一点……浮泡囊肿,该预备了!

乙 预备什么?

甲 您买一口。

乙 ……

甲 我给您介绍介绍:您看这个,帮有多宽,底有多厚……您躺里试试!

死亡是穷苦人的朋友,被他们用来扇富人的耳光,所以,棺材铺过去是相声演

员针砭社会的利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拥有反权威品格的相声先行者们,嘲讽的矛头指向了腐败虚荣的上流人士、簠簠不饬的国民党官员、横行乡里的兵痞、鸡鸣狗盗之徒、夜店皮条客、花街娼妓,不一而足,他们拥有与穷苦人一般无二的生死体验,又比后者多了些嘲讽的才华和心机。但在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我们便只能听到这种轻飘飘的包袱,因为甲乙二人都扮演真正源于生活的“角色”,棺材只为宣说“做买卖的规矩”服务,甚至还有点被列为“旧社会”遗物的意思。人所尽知的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棺材铺掌柜,就不盼着家家奔丧好顾客盈门吗?

当然,泥沙俱下是旧时期民间相声的共性,要谋求长期的火爆,即使如常连安、常宝堃这样的名角,也不能不掌握一些荤包袱、伦理哏,如爸爸被儿子哄着叫爹之类。语言改革以后,如侯宝林所愿,相声一洗从旧社会泥泞里带出来的浊气,新创作的作品语言干净了,品格清爽了,但身上也被七七八八地贴满了政治膏药。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一本《新相声集》里,王素稔、王长友创作的《男女乒乓双冠军》剧本里有如下的台词,那时绝大多数的相声新作,都有类似的程度不一的生硬植入:

甲 中国乒乓队队员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他们通过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家运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看问题,大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兴集体主义,大扫个人主义和骄、娇二气;大学解放军,大

学雷锋,大学大庆,大学大寨,大学……
大学!

乙 什么叫大学大学呀?

甲 他们学得太多了,我也说不上来啦!

乙 好嘛!

甲 他们实行“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在思想、技术、战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才在这次世界锦标赛中间大获全胜!

乙 我这才大大地明白!

甲 明白了?!就说男子单打庄则栋对高桥浩那场球吧,就事先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加以分析,决定了取胜的战术,解除了思想顾虑才赢过来的!

乙 噢,当时是怎么分析的?

甲 庄则栋过去输过高桥浩三次,他都以为是输在吃发球上,所以这次也有这种顾虑。经过大家分析,这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

中国革命的本质,一如美国的邹谠教授所言,是“一方全赢、一方全败”,翻了身的人们别无选择地加入到对赢家的热情讴歌之中,最终让后者的头脑代替自己思考。两位作者绞尽脑汁,为夺取乒乓男女双冠一事寻找“理论联系实际”的证据,再如同从瓜皮上抓虱子一般挤出包袱。他们不曾料到,这种对意识形态核心话语的绝对效忠,在若干年后的人眼里,本身就是个多么响亮的包袱。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极端主

义也直接导致了一九四九年前的相声状况再也无法还原,因为那时以电影胶片、剧本手稿、录音磁带等形式承载的各种艺术资料都被损毁殆尽。中国人的美德和弱点,中国文化的光荣与缺失,日常生活中恼人的、可笑的荒谬——这些相声人最擅长的题材,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被弃置不用了。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放弃自己如鱼得水的领地,让政策、口号、应景的词句大量地进入相声台词之中。

刘宝瑞先生反映新题材的相声的录音也被保存下来少许。在歌颂康藏公路建设者的《西行漫记》里,在揭批侵略者可耻下场的《寸步难行》里,我们听到了一位最优雅的名厨是如何被派去屠猪杀狗的。对于年年反这个反那个、备战备荒的中国人来说,刘宝瑞那种一步三摇的语调身段分明是明清士大夫文化的余孽,是每天迈着重门槛进出大宅子的人才能享用的节奏。他铜锣般的阴阳嗓是为相声而生的,但是这面锣用作劳动号角太过别扭,想充当敲给帝国主义听的丧钟又满不合适。社会最终像剿灭封建士族文化一样扼杀了刘先生,没剩下一段可视资料,连照片都不留几张。听残缺的《君臣斗》,再读他的弟子殷文硕整理的全本,我们只能借助想象去追思刘先生,这位被他所拥抱的共和国始乱终弃的悲情艺术家的风姿。

只有侯宝林有能力凌驾于意识形态规训之上。他的戏路更宽,调控节奏和激情的灵活性更强,既能原创又善二度创作。他留下了一些涉及新题材的讽刺作

品：批评单位职工不良嗜好的《跳舞迷》、《打百分》，批评市民无社会公德的《夜行记》，批评父母教育子女漫不经心的《我是家长》陆续问世，更有嘲讽“铁老大”员工冷漠无人性的《南来北往》，嘲讽工厂玩忽职守的《新式马甲》，揭露“小三”现象的《离婚前奏曲》为他的才华作注脚。《离婚前奏曲》尤为个中翘楚，在一个连“外遇”这样的词语都还没出现的时代，这个段子多多少少颠覆了“革命婚姻”的迷信，训诫它的听众：男人，不管他是每个毛孔都淌着脏血的资产阶级阔佬，还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干部，都有同等几率的可能性不是好东西。

侯宝林的相声以善学戏曲著称，很少唱歌，不过，他在《离婚前奏曲》这个讲述青年生活的段子里破了惯例。这一曲《有谁知道他》是由被讽刺的对象，一位青年干部的女情人在两人一道划船时所唱，虽是苏联歌曲，但听起来却浑似出自“春天里来百花香”的赵丹之口：

晚霞中有一青年，
他徘徊在我家门前，
那青年呀他低头无言，
他把目光向我闪一闪，
有谁知道他呢，
为什么目光一闪，
为什么目光一闪，
为什么目光一闪——哎！

二十世纪五十年搏动的心灵，不知是

否曾在这样一幅画面前受到正面教诲之外的刺激：黑白片，老胶片制造着噼啪的噪音，穿白衬衣的男青年摇着双桨，目视小船那一头如沐春风的“小三”，露出人



马季 方成画

生得意的微笑。这是安德烈·纪德笔下“背德者”米歇尔的微笑，顿悟到人生真谛乃是歆享一己之欢时的微笑：不忠的男青年在自然山水之间找回了一种原始为人的、本真的状态（尽管这种状态还远非卢梭式的，尽管他只是为了哄情人高兴才去划的船），与自由真爱相比，当年懵懵懂懂在农村凑合成的（革命）婚姻，就如同天主教之于米歇尔那样，处处限制乃至窒息着他的幸福。

《离婚前奏曲》证明，醉心纯艺术的侯宝林并未置时代的影响于不顾，相反，他如此熟悉自己要讽刺的对象的语言词汇、心理方式，并模仿他们的形象，审美地捕捉新时代青年的心理：“晚霞中有一位青年，他徘徊在我家窗前”。“背德者”是需要批判的，更何况背的是神圣的社会主义道德，但是，当年那些很需要借苏联歌曲来遐想男女私情之美的人，他们有没有被相声里一瞬间的美好击中过？

即使有过，这种美好也玩味不了多长

时间。侯宝林竭平生所能,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才智去与恶化的环境角力:日趋严肃的政治空气,使得艺术性幽默可以施展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人民当然还需要相声,需要发自内心地笑,于是,在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大老艺人的并力栽培下,年轻的马季早早出师挑起了大梁,谨遵师嘱精研幽默,开掘应景题材,守护语言的纯净与美感(《找舅舅》、《桃源新貌》之类皆如是)。但“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还是宣判了相声的死刑。作为语言类舞台艺术形式,相声不如歌舞、戏剧之类能够唯妙唯肖地“表演”出主政者的路线,图解他们为人民制定的革命方略;一段革命芭蕾,或者如莱妮·瑞芬斯塔尔为第三帝国导演的《意志的胜利》之类的电影,还能保有最低限度的艺术性,而赤手空拳吃开口饭的相声演员则完全没有机会。“样板相声”一说没有出现,已经算是万幸。

侯宝林先生逝世于一九九三年,此前不久,侯跃文还扮演其父,和古月合演了一段舞台短剧《毛主席见侯宝林》,剧中的“侯宝林”唱了两句《关公战秦琼》里的对白:“叫你唱来你就唱,你要不唱——”“毛泽东”和道:“他不管饭”,于是举座欢笑。伟大领袖对国粹的热爱尽人皆知,热爱到了像古代帝王搞禁苑狩猎一样,把艺术家圈养起来的程度。“文革”后期,毛泽东和江青要求文艺工作者们拿出干劲来宣传革命总路线,但是,就如同江青禁止观看国外电影,自己却偷着看好莱坞影片一

样,酷爱相声的毛泽东从不听新相声,而是把侯宝林召到中南海来给他表演。清末那则讽李鸿章的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又多了一个现代版本。

一九七八年,以新锐形象出现的王佩元先生登台表演《挖宝》,他的老师、常派相声大师常宝霆先生为他捧眼,这一场可谓“惊艳”;王佩元声线豁朗,台风明媚,与常派的风格浑然一体,而且,这个无关伟大领袖、政治运动、美帝苏修,仅仅关注工农业综合利用新技术(“猪身藏百宝,重在利用好”)的科技型段子,与《男女乒乓双冠军》之类图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判然划出了界线:

甲 早晨起来,你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套上那身猪毛粘胶抽丝的混纺制服,扎上猪皮带,蹬上猪皮鞋,拿过猪鬃牙刷子漱完了口,用猪胰子洗完了脸,披上你的猪皮包,到了早点铺买了碗馄饨,排骨汤特别肥,那馅儿是猪肉的。

乙 我掉到猪圈里了。

甲 你自己说说吧,你跟那猪是不是有联系?

乙 还真有联系。

从生活的角度去给工农业生产消除政治色彩,放手虚诞高蹈的教条,返诸生活坚实的本身,回归相声所长,乃是《挖宝》的成功之道。同期,姜昆、李文华的《如此照相》赢得满堂彩也是拜鲜活的平民视角所赐。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的命运



相声演员李文华

就像大学食堂门口的宣传栏,下一个运动替换了上一个运动,下一条指示覆盖掉上一条指示,直到“文革”在遍野哀鸿的一年收官。“四人帮”的下台引发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观念抽搐:昔日全灭,未来全亮,今是而昨非,那段时间如同蓄势很久的山洪一朝爆发那样井喷出来的相声,便是这次抽搐的代表性产物。

《如此照相》和《挖宝》,以及常贵田、常宝华的《帽子工厂》、马季、唐杰忠的《舞台风雷》等等真正为相声争回了荣誉和民心。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英培、范振钰陆续上演《株人连马》、《石厂长》,让这五年的“反攻”功德圆满,《株人连马》里人渣式的“文革”造反派,《石厂长》里尸位素餐的工厂领导,尽皆超越时代的设限,成为记录中国现实的不朽佳作。但是,从《帽子工厂》到《株人连马》,也经历了一个把政治标签逐渐剥干净的过程。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相声集中,《挖宝》的剧本里还有如下的句子,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广播中的笑声》再次收入此段时,这些词句就被完全删除了:

甲 (工人和科技人员)说得好:综合利用就是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被发现和认识的事物还有很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乙 通过你这一介绍,我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们继续革命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在那种抽搐于敌友、黑白、善恶两个极端之间的思维习惯中,刚刚回过气来的相声演员,短期内不敢、或不能把“文革”时代操练纯熟的话语赶出创作和表演:伟人是不能怀疑的,辱没了伟人的是那些阴谋家、“白骨精”,他们甚至要为基层公务员的傲慢无礼负责,为早点铺员工的蛮横霸道负责,为商店营业员的冷若冰霜负责。相声和其他曲艺形式一样,急急忙忙把他们踹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就如《帽子工厂》这样构思极精巧的反“四人帮”开山之作,内容中也高度混杂了那个年头典型的加罪之辞:

乙 (“四人帮”开办的“帽子工厂”)都有一些什么帽子?

甲 孔老二的货底子破帽子他们给加工了,王明库存的旧帽子他们盘点了,林彪那批新帽子他们接管了,又进口了一批苏修的外国帽子,还有一批马拿扒的帽子……

常氏叔侄在这个作品里写出了最地道的相声语言,句式和尾音的设计极有美感,很显功力,但内容却是把历来被乱炖一炉的“封资修”诸罪名原样奉还给它们的始作俑者。由此可见,“四人帮”粉碎后对相声的松绑,实是一种新的控制——一套反“四人帮”的话语取代了旧的“文革”话语,它虽说代表了民意,却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钦定的,有着精心厘定的语言尺度,塞满了一系列在最短时间内流行起来的术语套话。相声人所获得的只是战斗的自由:他们得以利用喷涌而出的有关“四人帮”的各种民间段子,然而,如同苏联的政治笑话那样,绝大多数段子都是虚构化用的,以迎合民众对恶人的负面认知为足:阴谋家都是不学无术之徒,说话颐指气使却又漏洞百出,处处飞扬跋扈,对权力怀着强烈到令人不齿的占有欲。而且,就像一九八〇年后给一些剧本除去政治痕迹那样,相声录音也被按“大局”的需要加工漂白。在留存于今的《帽子工厂》录音里,甲台词中的“苏修的外国帽子”七个字被剪掉了,“又进口了一批”直接与“还有一批”对接,不明就里的听众会觉得是演员犯了口误。相声和历史一样都是任人打扮的,对某些人来说,艺术性都可以为政治需要而牺牲,更何况一片小小的时代符号呢。

我访问过常宝华、李文华等一些老先生,我发现,他们对于相声演员在解放后获得的地位的珍视溢于言表。他们这些“戏子”被赋予了艺术家的荣耀;他们和长

在红旗下的后辈同行本质上都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他们的从艺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与解放前的相声一刀两断——那种相声如同一缸用过的洗澡水一样需要漂白,但不幸的是,那漂白剂的强力,足以把水里活生生的婴儿给毒死。也许,相声那令人怀念的尖锐锋芒,同其从污泥浊水里带出来的草根气果真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子,不是兼得,就是尽失。

相声人花了数年时间剥掉那些植入式政治广告。不管人们对昔日的主流演员有多少意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声人的黄金十年,他们争取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自由,而且凭这种自由影响公共话语,也赢得了后者的尊重与爱戴。在一本一九八四年——一个很有文化隐喻的年份——出版的《全国获奖相声选》中,由刘梓钰先生创作,常宝丰、王佩元合说的《并非讽刺裁判》,同侯跃文、石富宽、沈永年携手创作的《糖醋活鱼》同时在列,这两篇新时期的名作追求同样的语言美感,但服务于两个截然相反的主题:一个赞美当代最崇高的中国心灵,另一个鞭挞当代最丑恶的官僚文化。

歌颂与讽刺之间的分歧,其实没有后人想得那么绝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分歧意味着针对同一个社会,同一幢开始瓦解的秩序大厦,相声人有了方向不一的问题意识。秩序依赖于一种虚构的信仰,意味着用过去统治着现在,但现在,它开始褪去神圣的光环,或者说,只剩下神圣的光环了;它依附于国家苦心包